

楚

漢

劇

選

第七輯



天仙配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根據民間的傳說：張七姐在天上思凡，被她的父親——上帝知道了，把她謫貶到人間，配給董永爲妻，並且限定她和董永只能做百日夫妻。七姐下凡以後，遇着了董永；這時董永正往傅員外家去上工。經過太白星李長庚主婚，槐蔭樹爲媒，他們就結爲夫婦。董永帶着七姐去傅家上工。傅員外父子不相信董永會有這樣美麗的妻子，百般刁難他們，要囑七姐在一個晚上織好十足綾絹。可是，聰明美麗的七姐，並沒有被他們難倒，勝利屬於七姐和董永。

楚 漢 劇 選

(第七輯)

天 仙 配

武漢市戲曲改進委員會編輯

原武漢市戲協楚劇分會整理

武漢市戲曲改進委員會修訂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漢口解放大道332號)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

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

江漢印刷廠印刷

書號：426·787×1092 1/32開·11/16印張·13,000字

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5,000 定價：七分

人 物：

張七姐、董 永、李長庚、傅員外、傅官保。

〔張七姐上。〕

張七姐：（唱）父王旨意從天降，
命我下凡配董郎。
且看他人品怎麼樣，
七姐我自己有主張。
一把寶扇帶在身上，
辭別了衆仙姐下天堂。
駕起祥雲飄飄蕩……
去到丹陽小地方。
來在路旁用目望，
只見董永走慌忙。

〔董永上。〕

董 永：（唱）黃連黃柏苦似我，
董永生來命太薄；
不幸爹娘俱亡故，
自賣自身買棺槨。

傅家員外他買我，
賣與他家做生活。
肩揹包裹上工去，……(迎面碰着七姐)
迎面站立一村姑。
她把眼睛瞧着我，
面帶笑容却爲何？
心內焦急能點火，
哪有心思看姣娥！
爹娘也曾囑咐我，
男女交談是非多。
上路不走彎路過……
免得平地起風波。(下)

張七姐：(唱)董永爲人好穩重，
見了七女臉鮮紅。
若與此人成婚配，
夫妻恩愛樂無窮。
仙家走路如風送，
哪怕你走西又走東。
上路不走往下路攏，……(圓場)
在此等候董相公。

〔董永上。〕

董 永：(唱)恨老天做事太不公，
分什麼富來分什麼窮！

父親亡故孝未滿，
就要到傅家去做長工。
含悲忍淚下路攔……
爲何與她又相逢？

大姐，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

張七姐：怎見得是我的不是？

董 永：適才我往上路行走，你在上路擋住我的去路；如今我往這下路行走，你又將下路擋着；這是何道理？

張七姐：你此言差矣！自古道“大路朝天，各有半邊”，難道說你走得，我就坐不得嗎？

董 永：說得也是呀！“大路朝天，各有半邊”，她坐得，我也走得；我走得，她也坐得。如此請大姐行個方便，讓我過去。

張七姐：這倒還像句話。——如此請。

董 永：大姐請。

〔各自走路，七姐故意撞董永。〕

董 永：大姐，你爲何撞我一下？

張七姐：你肩揹包裹，手拿雨傘，心中有事，走路慌裏慌張，是你撞了我，我不怪你，你倒怪起我來了。

董 永：這個……（自語）是呀，想是我上工心急，誤撞了她一下，也是有之。（對七姐）大姐，如此再請。

張七姐：請。

〔這一次董永早有防備，七姐又想撞董永時，被董永看破，

撞了個空。

董 永：這該是你來撞我了吧！

張七姐：你撞了我也好，我撞了你也好！看今日我和你頭頭相遇，路路相逢；如此看來，你我好像有些緣份。你姓甚名誰，爲何這樣慌張，快快對我一講，我就讓你趕路。

董 永：大姐呀！（唱）

家住丹陽無父母，
姓董名永一身孤。
不幸爹爹身亡故，
自賣自身買棺木。
買我的員外他姓傅，
賣與他家爲奴僕。
有勞大姐讓我一步，
切莫要耽擱了窮人的工夫。

張七姐：（唱）聽他說出心腹事，
七姐心中也慘悽。（向董永）
你好比秧苗缺雨水，
自有颺花結果時。
只要相公不嫌棄，
我願與你——

董 永：怎麼樣？

張七姐：（接唱）配夫妻。

董 永：（唱）聽她言來心歡喜，
她願與我配夫妻。（想到重重困難）
可嘆我賣身為奴不由己，
怎敢妄想把婚姻提。（向張七姐）
適才之言從何起？
說什麼與董永配夫妻。
你好比鮮花剛結蕊，
我好比嫩柳被霜摧。
望大姐讓我趕路上工去，
你看紅日已偏西。

張七姐：哎呀，耽擱了相公的路程，待我這廂與你賠禮。

董 永：還禮。

張七姐：這就是你的不是。

董 永：怎麼是我的不是？

張七姐：我既與你見禮，你就該將包裹雨傘放下來的才是。

這樣還禮，慢說是一禮，就是十禮百禮，也算不得。

董 永：哦，像這樣還禮，慢說是一禮，就是十禮、百禮，也算不得。（對七姐）好好，待我將包裹、雨傘放下，與大姐見禮。大姐，我這廂還禮。

張七姐：還禮還禮，白扇插起。包裹、雨傘是我的。（趁董永還禮時，七姐將白扇插在董永身後，取過包裹、雨傘）

董 永：你為何將我的包裹、雨傘拿去？

張七姐：這包裹、雨傘是我的。

董 永：噯，明明是我的，怎說是你的。

張七姐：是我的噯！

董 永：是我的！（爭執不下）

張七姐：伯父快來！

〔李長庚上。

李長庚：姪女何事？

張七姐：這明明是姪女的包裹，他硬說是他的。

李長庚：（向董永）你好生無理，這分明是我家姪女的包裹，
怎說是你的？

董 永：一個不講理的，怎麼又來了一個不講理的！

李長庚：嗨，老漢是最講理的。

董 永：公公講理就好。你聽我講……

張七姐：伯父你聽我先講。

董 永：我先說！

張七姐：我先講！

李長庚：姪女，你就讓他先講。

董 永：適才我身揹包裹，前往傅家上工；這位大姐兩次
三番攔阻於我。後來她與我賠禮，我與她還禮；她又
說我肩揹包裹、手拿雨傘不成禮儀，我就放下包裹、雨
傘與她還禮，她竟將我的包裹、雨傘拿走了。公公，
你說是哪個有理？

李長庚：如此說來，倒是你有理。姪女，你聽見了無有？

張七姐：伯父不要聽他一面之詞。這位相公會約我結爲夫

婦，誰知他把我帶到這裏，竟想拋棄於我。伯父，你說是哪個有理？

李長庚：如此說來，還是你有理。（向董永）她剛才的話，你該聽見了吧？

董 永：公公，她既說我約她結爲夫婦，有何物爲憑？有何物爲證？

張七姐：伯父，我們有憑有證！

董 永：何憑何證？

李長庚：是呀，何憑何證？

張七姐：他把包裹、雨傘與我爲憑；我把白扇一把與他爲證。

李長庚：白扇現在何處？

張七姐：在他身上。

董 永：我身上哪有白扇？

李長庚：你說無有，老漢我就要搜。

董 永：公公請搜。

李長庚：（搜董永，搜出白扇）這不是白扇是什麼？

董 永：哎呀，這才是冤枉！

張七姐：有憑有證，怎麼還說是冤枉？

李長庚：（對董永）事到如今，你是官罷，還是私休？

董 永：官罷怎講？私休怎說？

李長庚：若要官罷，將你送到有司衙門，憑官所斷。

董 永：我這窮人見不得官。還是私休罷！

李長庚：私休嗎？——我家姪女許配於你。

董 永：那如何使得？

李長庚：那就見官去罷！

董 永：這……無有媒證也是枉然呀！

李長庚：老漢爲媒。

董 永：無人主婚。

李長庚：老漢主婚。

董 永：公公此言差矣！一個頭怎能戴兩頂紗帽？主婚就不能爲媒，爲媒就不能主婚。

李長庚：哦，老漢主了婚，就不能爲媒。這媒人麼？……

董 永：既無媒證，那我就告辭了。請將包裹、雨傘還我。

張七姐：且慢！伯父，有槐蔭樹可以爲媒。

李長庚：好，就是這槐蔭樹爲媒。

董 永：槐蔭樹乃是一啞木，怎能爲得媒證？

李長庚：你道啞木不能講話？好，你若叫得槐蔭樹講話，我家姪女就許配與你；若是叫它不應，你走你的陽關道，她過她的獨木橋，也就是了。

董 永：也好。——你家姪女姓甚名誰？

李長庚：姓張名七姐。

董 永：幾聲爲度？

李長庚：三聲爲度。

董 永：公公要聽得清楚。

李長庚：你要叫得明白。

董 永：槐蔭樹！今有這位公公的姪女姓張名七姐，許配我董永爲婚；煩你爲媒，只要你開口講話，我們就結爲夫婦。——公公，槐蔭樹不曾講話。

李長庚：嗯，是不曾講話。姪女，你將包裹把與他。

張七姐：拿去。

李長庚：再叫第二聲。

董 永：槐蔭樹！——公公，你看又不曾講話。

李長庚：嗯，又不曾講話。看起來，你們無緣哪！

董 永：本來無緣嚟！雨傘把與我趕路。

李長庚：姪女，將雨傘把與他。

張七姐：伯父，包裹、雨傘都把與他了，他要走了呢？

李長庚：他走不了的。你將雨傘把與他。

張七姐：拿去。

董 永：公公，我這裏告辭了。

李長庚：轉來！

董 永：公公何事？

李長庚：先前言道：幾聲爲度？

董 永：三聲爲度。

李長庚：叫了幾聲？

董 永：只叫了兩聲。

李長庚：還有一聲爲何不叫？

董 永：我看這一聲不叫也罷。

李長庚：噯，一定要叫。

董 永：公公啊！槐蔭樹乃是一棵啞木；慢說是三聲，就是叫它三十聲、三百聲，它也是不會開口的呀！

李長庚：噯，這第三聲你還是要叫！

董 永：要叫？

李長庚：要叫。這一聲你要叫清楚！

董 永：公公你要聽明白：槐蔭樹！

〔七姐對槐蔭樹擲了兩下。

〔內唱：“槐蔭樹高聲把話提，叫聲董永聽端的。

你與七姐成婚配，有我槐蔭樹來爲媒。”

董 永：（唱）這件事兒真出奇，

哪有啞木把話提？

來來來帶七姐同拜天地……

再拜槐蔭樹你爲媒。

回頭來與公公施一禮……

實言奉告不敢相欺。

我上無片瓦遮身體，

下無寸土把足立。

你家姪女跟我去，

休嫌我家貧窮埋怨小婿。

李長庚：（唱）董永不要心着急，

姪女她願做窮漢妻；

但願得夫妻恩愛和和氣氣，

百年偕老不分離。

董相公，老漢告辭了。

董 永：送你老人家。

李長庚：不消送得。姪女隨他上工去罷。

張七姐：是。送過伯父。

李長庚：不要送了。哈哈……(下)

張七姐：啊，董郎，傅家上工，打從哪條道路而去？

董 永：你問到傅家去的路麼？

張七姐：正是。

董 永：(背白)待我謊她一下。(對七姐指相反方向)是從這條道路而去。

張七姐：哦，如此董郎請。

董 永：還是大姐請。

張七姐：夫前妻後。

董 永：妻前夫後。

張七姐：我去了，你要來的呀！

董 永：我就來。

〔張七姐下。〕

董 永：我來？我才不得來呢！(欲走)

〔李長庚上。〕

李長庚：哼！哪裏去？

董 永：這個……

李長庚：這個什麼？

董 永：我，我還未問你老人家的名姓。

李長庚：你問老漢的名姓麼？老漢家住蓬萊山、蓬萊洞，
姓金名日生。我勸你不要三心二意，上工去吧！

董 永：是。

〔李長庚下，七姐重又回來。〕

張七姐：董郎，傅家上工，到底是往哪條路上走？你你你
莫非有騙妻之意？

董 永：唉，大姐呀！（唱）

非是我董永將你騙，
有一個緣故在其間。
賣身字寫的是無掛無牽，
到如今哪裏來的夫妻牽連？
倘若是那傅家待你輕慢，
那時節思前容易悔後難。

張七姐：（唱）講什麼思前容易悔後難，
董郎只管把心放寬。
夫做長工妻可以織布紡綫，
做一對恩愛夫妻受苦也心甘。

董 永：（唱）既然七姐你心甘，
董永也不是鐵心男；（行介）
來來來帶七姐把路趕，
夫妻同到傅家灣。
樹上雀鳥把翅展，
河下魚兒把身翻；

正行走抬頭來觀看，
來到傅家大門前。

張七姐：董郎爲何不走？

董 永：到了傅家。

張七姐：待我進去。

董 永：你稍等片刻，待我進去稟知員外，再來接你。

張七姐：好，爲妻在外面等你。你把包裹、雨傘留下。

董 永：你倒穩當得很。（進門）有請大相公。

〔傅官保上。〕

傅官保：（唸）窮不窮，富不富，
二十四個典當舖；
有人問我名和姓，
我是官保大相公。
走出門來看，
原來是董永來上工。

董永你來了！

董 永：正是。大相公，董永我上工來了。

傅官保：董永，我的爹命你歸家安葬你的爹，你可曾安葬？

董 永：早已安葬了。

傅官保：安葬了就好。來，隨大相公到後面去。

董 永：我還要見過員外。

傅官保：哪個？你還要見我的爹？

董 永：正是。

傅官保：稍站一時。爹，有請。

〔傅員外上。〕

傅員外：官保，何事？

傅官保：董永來了。

傅員外：傳他前來。

傅官保：董永，我爹叫你。

董 永：是。員外，董永上工來了。

傅員外：董永，你歸家安葬父親，可曾安葬下土？

董 永：已經安葬下土。

傅員外：官保，帶董永到後面做活去。

傅官保：董永，跟我來！

董 永：這，哎呀，我的包裹還放在門外沒有拿進來。

傅官保：你快去拿進來。——你快點去啦！你怎麼想去又不
不去？

董 永：這個……

傅員外：你為何吞吞吐吐？

董 永：啊，員外，我……我的妻子一同來了。

傅官保：你還有妻子？從前沒見你說過，一定是拐帶得來的！

傅員外：這還了得！你去叫她進來。

董 永：是。（出門）娘子，隨我進去。你我還要忍耐一些
才是。

張七姐：我曉得的。（進門）

傅員外：董永，這就是你的妻子？

董 永：正是。

傅員外：大胆！（唱）

罵聲董永胆太大，
爲何拐帶這女娃！
好好對我說實話，
免得老夫動家法。

董 永：（唱）此女並非我拐帶，
員外一問便明白。

傅員外：（唱）回頭便把女子問，
你姓甚名誰哪裏人？

張七姐：（唱）員外不必將我問，
我是董永結髮人。

傅員外：（唱）既是董永結髮人，
誰爲媒證誰主婚？

董 永：這個……

傅官保：什麼這個那個？來，趕了！

張七姐：且慢！我本來是董永結髮的妻子。我的伯父金日
生主婚，槐蔭樹爲媒。

傅員外：既然如此，你不在他家，來到我家何事？

張七姐：只因家貧難以度日，故而隨他同來上工。

傅員外：你會做些什麼？

張七姐：我能紡織綾絹。